



特别报道

## 哀悼

### 今天让我们一起 感念逝者，激励生者

今天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深切悼念四川省芦山“4·20”7.0级强烈地震中罹难的亲人、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同胞。

芦山地震，是汶川大地震、玉树地震、舟曲特大泥石流之后，又一次袭击中华民族的灾难。这一天，让我们一同感念逝者，唯愿借此给生命以尊严，给牺牲以敬意。我们深知，我们的感念正是为了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。

不能忘却所有死难同胞曾经留给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地震中死去的兄弟姐妹，曾经与我们一样积极生活，努力工作，任何怀念的仪式都是为了我们对他们不可忘却的纪念，唯有不可忘却，他们才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永恒。这是我们唯一对他们的告慰，也是生者对死者最大的尊重。

不能忘却这次救灾中的大爱真情。在芦山，8岁男孩徒手2个小时挖出被埋妹妹；在成都，当血库缺血时，“90后”们挽起衣袖成为献血主力；在全国各地，企业、个人积极为灾区人民捐钱捐物，食品、药品、帐篷等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灾区。无论是灾区人们自救的坚强，还是社会各界展现的关爱，都让我们为之感动。这种大爱和坚强正是民族生生不息所在。

感念逝者，激励生者。那些不能忘却的，证明生命的美好能够战胜死亡的力量。让我们超越灾难，凝聚起更大力量，继续前行。 据新华社

# 今天8:02，让我们一起 为芦山地震遇难者默哀

## 愿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

26日是四川省芦山“4·20”7.0级强烈地震发生后的第七天，也是地震遇难者的“头七”。为悼念地震遇难同胞，四川省政府决定，2013年4月27日为全省哀悼日。27日，四川省将停止公共娱乐活动，8时02分起，全省人民默哀3分钟，届时汽车、船舶鸣笛，防空警报鸣响。现代快报记者在雅安市芦山等地了解到，当地有“逢七不烧七”的风俗，一些遇难者家属已在逝者“头七”前几天烧纸祭奠亲人。据统计，截至24日18时，四川芦山“4·20”7.0级强烈地震已造成196人遇难、21人失踪、13484人受伤。 据新华社



### “雅安，让我们替你擦干眼泪”

昨天是地震遇难者头七，南京市民发起祈福活动

“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，多少祈祷在心中……让世界找不到黑暗，幸福像花开放……”稚嫩男孩的声音响起，慢慢地，无数声音加入，融为一股强大的力量。昨天，是雅安地震遇难者的头七。昨晚在玄武湖附近，三四百名南京民间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以及自发赶来的市民，手持菊花，静立在摆成“雅安加油”字样的蜡烛旁，为地震遇难者哀悼、祈福。 现代快报记者 王颖菲/文 赵杰/摄

### 7岁女孩废墟上为遇难的4岁妹妹唱歌跳舞 “听到我的歌声 妹妹就会回家”

纪念逝者，是为了让生者更坚强。4月26日，是芦山大地震的第七天，也是遇难者头七的日子。“小白兔、乖又乖，两只耳朵竖起来……”家在龙门乡的7岁女孩杨艳媚，站在自己家的废墟上，为遇难的妹妹唱歌跳舞。她说，妹妹听到她的歌声，就能回家了。

这两天，小艳媚一直不吃饭。妈妈热布把饭端上来的时，小艳媚就对妈妈说：“妹妹不吃，我也不吃。”但小艳媚的妹妹叫杨欣怡，今年4岁。4月20日上午8:02，姐妹俩正在家里看电视。“我们正在看喜羊羊。”小艳媚说。这时候地震发生了，7岁的小艳媚跑了出来，小欣怡却压在了里面。

“她看见人，就又哭又喊。说：‘爸爸妈妈快点来！妹妹在里面！’”妈妈热布一回忆起当天的情景，人就站不住，头要靠在柜子上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，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。地震当天，爸爸妈妈回来后，小艳媚没有哭。睡觉的时候，整夜整夜睁着眼睛。地震的第二天，小艳媚缓过神来，又哭又闹。“她吵着要妹妹。”热布说，她知道妹妹已经死了。“她跟我要，我给不了她。”小艳媚哭，妈妈也哭。

灾后的第二天，4岁的小欣怡被爸爸妈妈埋在了家后面的一块田里。从家到小欣怡的坟，只要一分钟左右。没有碑，只有一个浅浅的土堆，淹没在一片油菜中。

在小艳媚的眼里，妹妹小欣怡最喜欢唱歌和跳舞。“我每天放学回来，就要教她。我比她聪明。”小艳媚说，“我在学校学一遍就会了，但我要教她两遍才行。”

妹妹最喜欢唱的歌，就是“小白兔、乖又乖，两只耳朵竖起来……”4月26日，是妹妹的头七。爸爸妈妈在杨欣怡的墓前，烧了纸。回家之后，小艳媚就站在家的废墟上，一边唱歌，一边跳舞。唱的就是这首歌。有一次，小艳媚从废墟上摔了下来，把膝盖磕破了。妈妈让她不要再站到废墟上去了。杨艳媚抹着眼泪说：“这是妹妹最喜欢唱的歌。她听到我唱歌，就会回来了。” 现代快报特派记者 朱俊俊



小艳媚在给妹妹唱歌跳舞  
现代快报特派记者 李雨泽 摄

### 送完最后一程 重新 开始生活

昨天中午，在灵关镇，卫从琼抱着1岁的女儿，坐在屋外晒太阳。一大早，她的爱人，就赶着上山，烧纸钱送亲人最后一程。地震中，卫从琼的老公公，因为来不及从屋子里跑出，而被乱瓦埋没，顿时阴阳两隔。“跑不出来，这个地震是一跳一跳的，我刚好在外屋里，紧紧抱着女儿，没有被砸倒，我老公公，也就是娃娃的爷爷，没跑出来。”卫从琼说，地震太可怕了，小孩子前两天都睡不着。

卫从琼说，头七过了后，一家人要好好想一下未来的日子了。

家里的房子已经成为危房，其中一间还垮塌了。“自己建是不可能的，最起码要十几万，拿不出这么多钱。”

卫从琼家的庄稼地在深山里，刨土地一年最多几千块，望着已经毁坏的家具以及房屋，良久无语，“最后总是有办法的，还有村里人帮助。”卫从琼说。 现代快报特派记者 刘峻